

国内名家新锐的中篇小说集中发表或出版引起关注

细腻笔触下，是人间烟火的光和热

■本报记者 许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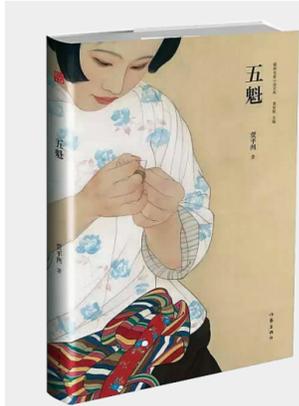
最近，中篇小说成为国内文坛热度颇高的关键词。一批名家新锐纷纷发力，发表或出版了最新中篇力作，不少出版机构也策划推出了风格各异的中篇文集等。字数在两万字至十万字间的这一文体，何以再度广泛进入大众视野？

长期关注中篇创作的评论家孟繁华发现，近年来的中国中篇小说创作，涌现了一些兼顾艺术探索与叙事传统的佳作，“文体自身的优势、大型文学期刊等发表载体的坚守，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让不少中篇小说在把握文学性内核上，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同时，中篇的容量和它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得它又具有极大的可读性。”著名作家苏童说：“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写作的成绩是很好的，一直颇受文学界认可，经过时代发展，中篇正唤起更多瞩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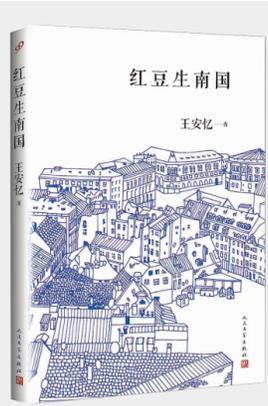
文学聚光灯投向芸芸众生，观照世间人心

最近，以首发中短篇小说为主的《上海文学》杂志，公布了第11届《上海文学》奖名单，作家张抗抗《把灯光调亮》、孙颙《哲学的睡眠》、小白《封锁》、李峰《离你有多远》、常小琥《收山》等作品，摘得中篇小说奖。评论家认为，这些中篇的现实主义书写风格明显，或在细腻或犀利的笔触下，写出日常生活和人间烟火中的温暖与力量，观照了世间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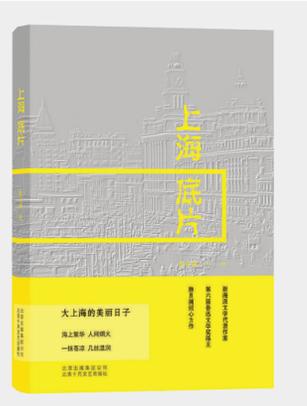
同样引发关注的，是作家王安忆近年来在文学期刊上首发的《红豆生南国》《向西，向南》《乡关何处》三部中篇，构成了近期出版的最新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都市移民的起伏——《红豆生南国》聚焦男孩从童年至青春至老年，与养母、妻子、生母等女性们相处羁绊的一生；《向西，向南》描摹两个萍水相逢女人缠绕的情感依恋；到



贾平凹中篇小说《五魁》。(作家出版社供图)



王安忆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上海九久读书人供图)



滕肖澜中篇小说集《上海底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

了《乡关何处》，王安忆一支笔探入她熟悉的上海巷弄，小说角色月娥辗转于城乡，将生活过得踏实而欢腾。

不难发现，在写出一连串知名中篇《小鲍庄》《逐鹿中街》《叔叔的故事》后，王安忆在针脚细密的三部中篇文本中，继续书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评论界认为，芸芸众生成了许多中篇小说的主角，一以贯之的，是作者对世态人情的探寻，对心灵归属的入微观察。

无独有偶，作家赵玫的中篇小说集《蝴蝶飞》收录了《一切如此寂静》等三部中篇，讲述几名女性不同的梦想追求与命运遭际，反映了城市女性生存处境的复杂，也呈现出她们丰富的情感世界。看似平静的生活下，那些不断回旋的暗流，随着情节铺陈跃然纸上。

“我偏爱从日常生活中挖掘素材，希望笔下的人物都是生活中可以想见的人，这些平凡度日的普通人，不崇高也不卑微，但他们为了活得更好不断努力着，生命力蓬勃。”沪上作家滕肖澜谈及最新中篇小说集《上海底片》，书中《在维港看落日》《我的宝贝儿》《又见雷雨》等四部中篇，无不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息。

中篇策划出版愈发灵活多元，吸引更多读者群

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作家王蒙、刘心武写出引发强烈反响的中篇代表作，还是如今王安忆马不停蹄创作三个中篇，赵玫、滕肖澜的中篇小说集出版等，无不彰显了中篇小说在图书市场的独特魅力。有资深出版人士直言，如今图书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中篇小说系列或文集层出不穷，要做出具有辨识度、主题突出、线索明晰的书系，并非易事。

有的系列立足深挖经典，比如日前在北京首发的“经典名家小说文库”第一辑，由作家出版社、精英博雅文化出版，评论家谢有顺任主编。文库主打中篇小说，收入贾平凹《五魁》、阿来《遥远的温泉》、苏童《灼热的天空》、北村《自以为是的人》、东西《不要问我》等中篇力作。出版方在精选作品的同时，还邀请画家参与设计封面、绘制插图等，丛书颇具艺术收藏性。

作为中国原创小说的重要品牌，久违的“布老虎书系”则走起“轻阅读”风格。春风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布老虎中篇小说”系列六种，辑录70后、80后中生代实力派作家群的中篇新作。无论是金仁顺《桃花》、戴来《爱人》讲述扑朔迷离的感情故事，还是石一枫《营救麦克黄》、于爽《生活别爆炸》在编织跌宕情节中凸显人性张力、探索中篇文本弹性，抑或曹雪《在县城》、孙频《鱼吻》勾勒世间万象交错后的人心，引人共鸣。这批中篇小说将视线扩大拓展到城乡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力求以微处洞烛潮流，在不拒绝“好看故事”的同时，追求精神审美的高度，令读者一窥中生代作家的整体实力与创作气象。

一些中篇小说领域绕不过去的标杆之作，也以创意十足的面貌重新亮相。比如曾首发于1985年3月《人民文学》杂志的《你别无选择》，是当时年轻作家刘索拉的处女作，小说以音乐学院学生的经历折射对时代的思索，成为当代文学史上“先锋派小说”代表作之一。时隔30多年，这部小说依然热度不减，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推出小说中、英文版，译者手绘了意味隽永的插图，令人耳目一新。

快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尝试

——评淮海戏《秋月》

刘旭东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人物一曲戏。《秋月》是我看的第一部淮海戏，让我甚为欣喜。不仅对淮海戏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拉魂腔有了更深的感悟，又因之而多了一份心得。

淮海戏和淮剧一样，都发源于淮河流域。二者之间的区别，除了淮剧以江淮官话为标准，淮海戏以宿阳话为标准之外，拉魂腔是淮海戏最主要的音乐特点。

作为一部曾经获得梅花奖的好戏，《秋月》名不虚传。时隔多年，时过境迁，仍然能打动人心，可见其具有恒久的魅力，是一部能够留下来的作品。主角许亚玲的表演，炉火纯青，是全剧的灵魂人物。她唱腔优美，表演生动而精准。尤其剧中秋月与师弟二龙的二段双人舞，精彩之极，前者如怨如慕，后者如泣如诉，堪称舞台上的神来之笔，让人激赏不已。

我以为，《秋月》更有四点值得肯定之处：

它舍弃了传统戏曲常用的大团圆的结局——《秋月》是一部古装剧，讲述了一位淮海戏艺人秋月悲惨的故事。为了治好儿子遗传的眼疾，她违反班规抢夺手术费，引起了误会，被赶出了戏班。在失手杀了盗取钱财的李三后，她为了救治儿子的眼睛，毅然放弃减刑求生，慷慨赴死。该剧一改光明的尾巴，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亲情、爱情、师徒情、姐妹情，在戏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秋月的母爱之情，可谓感天动地。秋月无疑是一部苦情戏，苦情戏具有先天的感人力量，它让观众为剧中人一掬同情的泪的同时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

剧作淡化了具体的时代背景——虽然从剧中人物的扮相服饰看，故事应当发生在清末民初，但故事的内容其实与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并无多少关系。如果换一个导演，同样的剧本，改成任何一个并不特定的朝代，几乎一点也不影响人物的命运和全剧的主题。就文本而言，这是很有意思的尝试。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钝化了该剧的锋芒和力量，但却将观众的情感聚集于人性和人

物的命运上，使该剧具有了一种难得的抽象性和普遍意义。人物塑造革除了传统戏曲脸谱化的毛病——剧中没有一个极致的反角或坏人，比如，剧中的李三是一个落魄的文人，先沦为赌徒，再沦为盗贼，竟偷了秋月为儿子积攒的手续费。但他良心未泯，要想扳回老本再还给秋月，在争奇斗艳被秋月刺伤后，他自知性命不保，却要秋月快快逃走。这一人物的复杂性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尤其在传统戏曲中是十分少见的。以往的戏曲中，正派反派往往非黑即白，泾渭分明。又如监斩官这一形象也同样具有新意，一句唱词写出了他的矛盾和无奈，明知秋月可怜，却无力回天。传统戏曲中监斩官往往只是一个符号式的人物，谁会在一个符号身上多费笔墨？而《秋月》的编剧却赋予了这一人物不一样的复杂性。可见其全剧文学追求的不俗。它注重的是复杂的人性，逼近了人性的真实。

音乐处理已经推陈出新脱胎换骨了——有意思的是，淮海戏的音乐一直处于发展改进之中，从最初的三弦，到后来的板三弦，逐渐加入大锣、小锣、铙钹等以至再加上二胡、淮海高胡、琵琶、唢呐、笛子等等，可谓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而《秋月》的音乐更为大胆，西洋乐器的加入，使这部淮海戏顿时高大上起来。剧中的好多唱段在小提琴的伴奏下，分外动人。这让我想起了驰名世界的小提琴名曲《梁祝》，它的原始旋律正是从越剧的拉魂腔中得到了启发。也许，淮海戏中的拉魂腔，经过天才的改编创造，也能够产生类似《梁祝》那样的名曲。有志有才的作曲家应当从地方戏曲的音乐中吸取营养，因为它们具有天然民间性，而民间的音乐往往是最动人的。

以上四点，既有创造性转化，也有创新性发展。比如上述西洋乐器的加入对传统淮海戏音乐的改造就是如此。在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秋月》的成功令人欣慰，对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疑都具有启示意义。（作者为江苏省文联副主席）

机器人会抢走哪些人的“饭碗”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蓓

近日，北美一本著名杂志颇具未来感的封面引起了热议。封面上，形态各异的机器人行走在大街上，有的拿着咖啡，有的低头看手机，还有的牵着电子狗悠然散步。引人注意的是，一位人类流浪汉带着他的宠物狗坐在街边乞讨，一名机器人随手向他抛掷了几枚代币……

人类坐地乞，机器人则扮演了施舍者的角色，这张图片的含义不言而喻：人类与机器人的位置彻底颠倒。未来，人类真的会没落吗？在人工智能面前，保不住饭碗的失业压力该怎样扑面而来？

人工智能日渐精进，重复性工作前景堪忧

其实，自机器人这一概念在科幻小说里首次出现后，人类对于机器人的恐惧就随之产生。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类的顾虑也调转了方向。过去，人们害怕机器人起兵造反，威胁人身安全。而现如今，人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工作会不会被越来越聪明的机器人抢走。

根据海外媒体的分析报告，只求熟练、与外界较少接触、具有大量重复性劳动的工作被列入“高危行业”，其中包括电话推销员、打字员、保险业务员等。令人意外的是，要求较高的会计职业也位于榜单前列。但细究来说，会计工作的本质即是信息搜集和整理，内部存在着严格逻辑，交给万无一失的机器人确实是不二之选。而摄影师作为一

份依赖主观审美的工作竟也被判定为有超过50%的可能性被机器人取代。在专家看来，图像审美与其他艺术行为不同，具有被量化、数据化的特性。

“人情味”的工作还是非人类莫属

机器人看似无所不能，但终究没有人情传达的本事。“需要社交能力、同情心、创意和审美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非常小。”分析指出，无论技术如何进步，人工智能如何完善，创造力、思考能力和审美能力都是人类在与机器人进行比拼时最后一道无法冲破的防线。

除了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可以安心外，律师、法官等也不必太过紧张。心理医生、教师、酒店管理者则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被机器人代替的可能性。

就像不理解“诗为何物”的机器人依然可以写出不错的诗句来，机器人理论上确实存在处理人类情绪的功能，然而有些时候，急于处理问题恰恰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与之相反，心理医生却可以帮助病人跳出思维怪圈，让问题本身变得无关紧要。教师亦然，机器人教得了加减乘除却不会让学生融会贯通，即使能手把手帮助学生完成赏心悦目的画作，却也教不了如何赏析一幅作品。

智能时代的到来赋予了机器人无限的可能性，虽然具有优越的行动能力，但在决定性的感知力、认知力和决策力上，机器人还须倚仗人类。未来，如何让机器人在有限的领域里发挥最大的力量帮助人类，值得我们期待。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公布复出新作

■本报记者 张祯希

近期，76岁的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公布了自己的最新创作计划。他的新作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取名自日本作家吉野源三郎于1937年出版的同名文学作品。宫崎骏透露，动画影片将讲述《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部文学作品如何影响了主人公的人生，而完成这部动画新作大约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最初连载于《世界》杂志上。小说讲述了15岁的主人公“小哥白尼”在大学毕业的舅舅的启发与引导下，对友情、贫富、歧视、霸凌、勇气、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话题进行探索的故事。这部作品篇幅不长，通过微妙故事与细腻的情感揭示了做人的道理，传递出作为一个年轻人所需要的基本品格，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

这部小说在日本拥有极高的人气与知名度，可以说是一部跨越时代的经典。2013年，日本著名的岩波书店为庆祝成

立百年而举行的“读者最喜爱的一本书”评选中，《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排名第二，仅次于夏目漱石的《心》。这部作品也是不少日本中学生的课外必读书，被誉为“建立人生观的第一本读物”。与宫崎骏“挂钩”并非该作与动漫样态的首次结合，由日本漫画家羽贺翔一改编的漫画版，已于今年出版发行。

此前，宫崎骏已数次宣告退休，不再加盟吉卜力工作室的长篇动画制作，但今年年初却透露了推出新作的意向，算是撤回之前的“退休宣言”。选择《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作为动画电影的“题眼”，与宫崎骏自身的成长经历相关，这本书也曾影响过宫崎骏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

有业内人士分析，宫崎骏的复出也与他多年来对动漫行业未来趋势的忧虑有关，宫崎骏本人一直担忧未来的动漫创作会被电脑制作悉数取代。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不断坚持推出独具匠心的二维手绘作品，是个人情怀也是一种行业榜样。

继短篇“突围”、诗歌“逆袭”之后，又一种长期被遮蔽的文学类型走向台前——

随笔升温，更多元分众的阅读群落正形成

■本报记者 钱好

随着《蒙田全集》新近出版，蒙田随笔再度引起关注；王安忆的最新随笔集《仙缘与尘缘》面世，备受好评；张新颖的《读书这么好的事》再版同时，收录其新作的《风吹小集》等三本随笔集也一并出版，分享会座无虚席。

这或许是一个征兆——近年来，继短篇小说突围“长篇包围圈”，以及诗歌“逆袭”升温之后，又一种长期被遮蔽的文学类型，正在走向台前。专家指出，随笔是一种极具知识和思想浓度的文体，对于今天的读者具有启迪和思辨的意义。在全民阅读的环境下，更为多元、分众化的阅读群落正在形成，随笔应该也正在让更多人看见。

在好的随笔中，总有些东西“只是它自己”

“随笔”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最早由16世纪法国文学家蒙田所创。译者马振骋对蒙田随笔的评价，也大体道出了这一文体形式的基本特征：“他夹叙夹议，旁征博引，信马由缰，非常自在，不追求辞藻华丽，认为平铺直叙胜过转弯抹角，后来这倒成了一种文体。”

长期以来，随笔往往被作为散文的一个分支，并不受到十分的重视。“学过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小说、诗歌、戏剧都有独立的地位，随笔却没有。”评论家黄德海为之“打抱不平”，在他看来，随笔的独特性是其任何文体都无可替代的。比如奥登晚年《序跋集》中的文章，话题涉及文学、艺术、科学乃至日常家居等方面，文风亦庄亦谐，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这样的作品，只能被称为“随笔”，用“论文”或是“散文”都难以很好地概括。

对于随笔的独特性，张新颖也有相似的看法。他告诉记者：“在好的随笔中，总有些东西，它是它自己，没办法放进任何一种阐释的系统当中。它在论文、小说等等的地方都不能用，却是特别好的东西。”那些只能放进随笔的“好东西”，也正是这一文体的特殊价值所在。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出版的随笔集数量虽多，其中滥竽充



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为蒙田的随笔创作了多幅插图，图为其中两幅。



(均资料图片)

数的却也为数不少：“很多人的随笔集就是把各种杂七杂八的应酬短文、书评收到一起，凑个数。”这也更加造成了人们对随笔的误解，“顾名思义”地认为就是“随便写写”。事实上，但凡优秀的随笔，在看似“随意”、从容的文字背后，都需要有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对世事的洞察、思索来作支撑，一点也轻松不得。张新颖的一位老师曾对他说，随笔不太适合年轻人写，须得多读些书，积攒多一些阅历，才能得心应手，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借助文体实验，随笔回归最初的本义

在评论家看来，随笔的内核，其实是对社会、对人、对自身的反复探索。

钱钟书在《论快乐》中写道：“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留恋的东西。”梁遇春在《春醪集》中说：“在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我愿意高举盛到杯缘的春醪畅饮。”这些闪光的文字所投射出的，都是作者对世情、对自我的思索。历史上，几乎每一个随笔“高峰期”，都跟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创作者们用随笔表达对眼前全新的世界图景的认识，思考自己在变化中的位置。在今天，我们身处又一个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时代，通过随笔来对社会现实、对个人生活进行思辨、体悟，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在近期面世的随笔中，不仅出现了一批像王安忆《仙缘与尘缘》这样高质量的佳作，而且出现了

不少有意识的文体实验。黄德海指出，蒙田所创的“随笔”一词在法语中其实是“尝试”的意思，指的既是人生的尝试，也是文字的尝试，在文体内上本就是不断调整、不断实验的一个过程。在他看来，现在许多散文因为过度地受限于能不能虚构、情感是否真挚等局限，反而失去了生命力。而近期出现的一些富有探索性的随笔作品，则打破了这种桎梏。比如李敬泽今年出版的《青鸟故事集》，其中有知识考据和理性思辨，也有虚构幻想的成分。这些作品冲破了纪实与虚构、理论与叙事、理性与感性的边界，甚至尝试把诗歌纳入其中。这种在文体上的尝试和创新，恰恰帮助“随笔”回归到其最初的本义。